



列傳四酷吏第七十七

魏書八十九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
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
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

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曾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被馬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

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勸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誅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龍衣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

魏五十七
宣詔責其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
眞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
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
相餽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
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
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
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
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

之等兄爲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
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
侯威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牛地
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
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
誅劬奸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
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
征合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惣統諸軍輿駕
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人限拒

戰洪之築木壘

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

欲進攻洪之力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

顯祖嘉之遷

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

南將軍秦益

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制有帶

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

饗州中豪傑

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宓遣騎分部

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

枉見殺害者百數亦能渴郎羗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主人罕到洪之北又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

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

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

衆羗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

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

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負至貴多所

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

洪之欽重而踈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

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

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

時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
糾遂鎖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
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
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
疹疾久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
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
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
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
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

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
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
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
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
自若富貴赫亦富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
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
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蓆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
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

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
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
奔赴免喪允爲營官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
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
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
及新制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
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
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問李沖
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

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
州宗鄉改觀而無等彌姑毀之遵性不廉清在
中書時每假歸京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
逼民家求絲練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
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旣臨州本意
未弭選召察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
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化貨利嚴暴不
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
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

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德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藉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

妻不與訣別處沐浴椒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八校位兼尚書右丞爲

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官而貨產巨萬遵每責其財

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

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

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

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

遠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
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追窮之
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
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
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
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孥戮其
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
以赦提爲游徼軍將前後合內獲殺之略盡因而
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

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
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
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古具香出使幽州採訪牧
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
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
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
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
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
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

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伏如前處救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

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氏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

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
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
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
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
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
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
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
存埋輪不避疆禦及贊戎律能武斯裁仗節撫
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強負懷仁謹依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公事黃門侍
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
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
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
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
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
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
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
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嘉靖分補九委言作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
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
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內
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
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
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
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刺稱按祉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
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

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
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
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
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充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
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
尋即眞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

官奴障各陂草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
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
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并有汲
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
知其暹也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
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
為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暹崇節度為賊所
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具元義獲
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
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
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龍衣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
和中為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
法清勤引為治書侍御中累遷輔國將軍東荆
州刺史威猛為治竊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
久之行河南尹尋即具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

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
郡縣成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
郎與都督李崇璽等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
以爲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
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立念
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
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勅
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
蕭瑳實黃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
遂爲寶貨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
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
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疑
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魯孫稍遷奉車都尉時
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
集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
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
瞎虎尋爲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
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
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
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
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
為圭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
有天道矣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魏書八十九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睦夸

馮亮

李謚

鄭脩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
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
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
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
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
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

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
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
為超遠哉今錄睦夸等為逸士傳

睦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
軍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
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
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
父喪鬚鬢致白每悲哭聞之白為之流涕高尚
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

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
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
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
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
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
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
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真相
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

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
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
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
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車四為書謝
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
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
能更容睦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婦
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
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六才者必居其任
子何獨在桑榆乎家者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
五卒葬自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
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襄陽
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
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
展覲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為
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
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

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
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啟事發連山中沙門而
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
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
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
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
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
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尔師延昌二年冬因

遇篤疾世宗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
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
子綜斂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
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
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
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
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
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
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柴十枚言期

之將來一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
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
有素霧蒼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
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謚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
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
數年後璠還就_必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
藍藍謝青師何啻_中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
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

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_亡絕世之心_覽考工記
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
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
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
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
人紛紛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
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顧玄令
羣儒紛紛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
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

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
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
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
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
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
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而愛其羊我愛其禮
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
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悲願之於禮任意而忽之

是則願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非裴氏之子以不
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
尋義以求其具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
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
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
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
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
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

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大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大室之

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二早當大室之比者謂之立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各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闡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

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
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
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
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且創制耳故五室
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比日據
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
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

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玉室之位謂土居
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
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
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
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
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
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
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朝於南
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

天子之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朝焉卒事及宿路寢亦
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朝於明堂門下還處路
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
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
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
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
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

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
身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
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
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
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
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
斯堂雖使班倭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
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

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
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
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
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
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
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折云二進
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
若東西二進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
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

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
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
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
闊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
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三進丈八也
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
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
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展置二尺之間此之巨

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去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

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考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負下方，東西九，例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旣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

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祭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

重於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爲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爲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愆尔志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

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
聊自樂終不為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
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
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
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
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
毛詩尚書歷數之術之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
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
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

其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中例名春秋義
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
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
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
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謹議隆冬達曙盛夏通宵
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
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

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
君若遇高祖侍中大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
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
官者荅云趙郡黃龍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
致言但未有次下君何爲輕自媒術謂其子
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
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
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字依巖
憑崖巖方欲訓彼書月衿宜宜典集西河之

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閭暴疾而卒
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沉璠等或
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
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
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
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
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
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

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
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
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肅宗詔付雍州
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
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眚
夸輩忘懷纓冕卑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
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

能至於此哉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魏收書逸士傳立史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德
論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魏晉九十一

晁崇

張淵

殷紹

主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謩

王顯

崔彥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曆數之術先王垂

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
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
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
術數知名於時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
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
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
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
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為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剋

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
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犝數百頭亦同日斃於
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
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
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
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
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
懿叛又與闕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
之及興寇平陽車駕馬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為實

還次晉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龍齋尉林卒子清龍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龍齋尉卒

子元和龍齋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皇分自云嘗事苻叔文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史令數見訪問神嘉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而不能鈎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

酒嘗甘著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
 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
 影鄉音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
 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所以管智所
 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群宿能不
 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闔
 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曛以摧頽游氣眇其高
 寒辰宿煥焉華布觀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
 同宋生之感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
 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
 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慄然增懷不覽至理拔
 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遂援管
 而為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昇遐遠九觀紫

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

位尊故言瞻華蓋之扶蔭藹何虛中之迢迢華蓋七星

獨標也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

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之所乘
爾乃縱目遠瞻元傍極四

攝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
維北臨機衡南觀太微
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三
星太微宮十星在留共軛北

白皦皦以雙列皇座罔罔以垂暉
三台凡六星兩兩
而居起文昌極太

微皇座 星在太微星中皦
皦罔罔日星光明之貌也 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

聚於分闈
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
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

備非常闈門 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
文昌七星在北斗
魁前別一宮之名

皆相位 仰見造父爰及王良
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
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

次也 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
一星在尾後傳說
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 傳說登

天而乘尾矣仲託精於津陽
殷時傳說
巖中殷王武

丁夢得賢人圖畫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
精上為星乘尾
在龍駟之間吳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者死

而精上為星水北曰陽 織女朗列於河湄 牽牛煥然而

在河北故曰津陽也 舒光
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
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 五車亭柱於畢

陰兩河俠井而相望
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
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六

星俠東方東西遙 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

相對故曰相望也 不悉置
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疎之貌羣位謂天設三公九
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典

罔無悉盡言無不盡 儲貳副天庭延三更
儲貳謂太子一星
在帝座北三主文三

備官職亦有之也 公星在太 論道納言各有攸司
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
納言謂尚書獻可替否

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
皆在上將上

相次將次相之征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

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昂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旄頭龍尾引

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縉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氏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

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昂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

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軒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

左則天紀槍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

天紀九星在晉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槍五星在女林東北攝提大星欽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或四星在

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為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

其寬庫樓烟烟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庫樓十星在太角南

騎官二十七星在氏南騎官典乘故曰騰驤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磔落而

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

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

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丈人極陽而慌忽

子孫嘒嘒於參隅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

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嘒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

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雞一

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敬言怖故曰吠守雞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

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

分四十七 鬼書傳卷九 六 弓華丁

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
御宮典儀女史執筆
御宮四星在
鈞陳左傍此

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
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
史北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鈞陳右傍
內平乘

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
內平四星在中宮南
有邪媚之事以禮正

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
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
下有過失則懲其愆也

津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上
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
扶匡照曜

麗珠珮珍
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桂
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

人星麗亥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
人星五星在
車府南麗附

亥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
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

南哭泣
星行列趨
河鼓震雷以錙磔騰虵蟠紫而輪
向墳墓故曰連屬

菌
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
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磔磔騰虵二十星在營

室北形狀似
於是周章高眇還旋辰極
辰極
北極
既覲

鈞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
鈞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
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

星皆是休息
寢卧而游也
漸臺可昇離宮可即
漸臺離宮皆天宮臺
之名漸臺四星在織

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外漸臺
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
酒旗建

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
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
設置酒官為飲燕之事故

建牙旗為擿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
王必有關睢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

列窈窕
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
輦道

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
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于雲閣之側

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

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

北五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江河炳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

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

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清冷龍

魚擣光以映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在

尾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又有南門鼓吹器府

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懽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

軫南器府與掌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熊罷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煜而

暉爛虎豹熊罷四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

霄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其外則有燕秦

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

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一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

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之名凡有十二星也

陳車策駕於氏南天駟騁步南霹靂五星在上公西南雲山四星在霹靂南

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氏南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

別而殊形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昂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昂南言形象殊別不同

也內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

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柱下著術傳示無窮在下

星在北極東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躬

六甲在華蓋下內厨二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

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

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

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困乏死遭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

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曜哉四輔星既異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

風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謂

太微五座並設友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在東方赤帝赤熛怒

在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之乃里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靈在位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曰

金設神靈集乃命熒惑伺彼驕盈熒惑常以十一月十一日入太微受制伺照

謀此之謂也道之國故曰執法刺舉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

伺彼驕盈也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殺惡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井為水衡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

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經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關

十八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為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暘暘昱其金

曜黎若三春之榮言星之布曜若春日之榮華也覩夫天官之羅

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及

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處之假使鄭國有事則變見角

元歸邪續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也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生焱去而以微氣故稱續紛飛飛星也妖星起則殃及

晉平虵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

婺女屬齊申為晉分梓慎見妖日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虵乘龍謂襄公一十八年歲星次天畢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

王未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上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虵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虵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

分梓慎見虵乘龍知飢在宋鄭然禪竈以為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也

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衛午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

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衛午謂亦虛宿對午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禪竈古知同也

有欽明光被填道水昔堯洪水填星逆行入水

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

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此則其數之大運非治綱之

失緒言先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命也蓋象外之妙不可

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至

於精靈所感迅踰駭響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

而不徹昔荆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至精感上而車竟不捷衛生畫策則

太白食昴而摘朗昔南先生為秦畫策於長平昭王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魯陽

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馬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嚴陵來

游而客氣著於乾象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相厚著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星犯

帝座光武詔曰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効於既
往亦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
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後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且變謹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

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

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
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
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
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
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月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
冬之月昏婁中旦氏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
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丈六寸也影長為水影短為旱也陰精乘箕則大飆暮鼓

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池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

兩三日為滂雨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壁言猶晉鍾之應

銅山風雲之從班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若

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回運萬象俱流六虬

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

幽幽暗也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望舒月也

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浹匝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

過周也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

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入似浮海而觀滄浪

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視茫然若

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

詠美景星之繼書皇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

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

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負而無鋒其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

事爭時壽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於磻溪夜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

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昔管仲與鮑叔牙出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

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出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歎熒

惑之舍心高宋景公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章之言熒惑退舍而延

年壯漢祖之入秦昔漢祖入秦王高五緯之聚映星聚於東井秦

分介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相伴倘佯也尚書尋

圖籍之所記著星變尋覽前代之將淪咸

謹告於民昏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桀斬諫以星孛紂

酖荒而致彗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

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形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旗也恒不見以周襄枉地

行而秦滅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地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

此變見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

漢書由人事豈誠庸王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闇

妖災而已主玄象謹

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變賢君明
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
堯無為猶觀象

而況德非乎先哲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闕先

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

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高祖時太史令

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

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

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

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

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

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

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

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

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

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

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為五十五

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為七十五

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
所中普泰中亦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
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
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
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玉琳好學善天文筭
數甚為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欲
抄集五經筭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
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巧
事并圖書為器準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南奔

芳乃目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
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
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為中外府
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
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
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
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
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

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
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
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
儒成公與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去膠東
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
九崖巖沙門釋曇影問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
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
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
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

血脉商功大筭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
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比旨疑疑等仁矜
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
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
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
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
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
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
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

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
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
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
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
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
而值惡會舉吉用以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
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亦迷陰
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
奉披景穆百帝聖初敕臣撰錄集其要最切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
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
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
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
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頽餘
齡晷暮每懼殞殞填小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
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
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
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
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
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
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
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
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
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
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日當有十人
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日取在

前之果牛一應第七但捉

一六符選之

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之也皆
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死後
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
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
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冷帶書囊
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
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官時世祖圍涼州

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
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二日內必
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
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
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
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
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
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譎令歸耳
歌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坐於室內有客知

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齋持及來問之意其所
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
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
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
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
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
高祖時有渤海高道埏清河趙法逞並有名
於世世宗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
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

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並長於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章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惡頭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常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

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介朱榮榮性信卜

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

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具屠害時奉車

都尉盧道虔元榮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

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

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

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

流民廬城人最爲兇悍遂令靈助兼尚書臺前
尉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
介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
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
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
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
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曰靈助曰
十八十九閒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
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

贈其父僧之爲幽州刺史中書兼尚書曰左僕射
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立因率民北還與都
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整軍
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介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
方術堪能動衆又以介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
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
爲莊帝舉義立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巳瑞妄說
圖讖言劉氏當王又去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

氈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
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且陵步藩舉兵逼晉陽
尔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尔朱自然當滅
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
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
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
侯淵尔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
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
州尔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筮成不吉

以手折著箕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
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西
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
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瑤晉
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
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

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
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
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
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
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
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
珍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證冊特
除宗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
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

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
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交觀鳥獸之跡別
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庭則
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
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

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
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
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
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
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
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
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
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
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
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乃通倉頡讀
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
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
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
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

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
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
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
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
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
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
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其精
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曹遂脩理舊

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
不悉集達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
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
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
五篇首一終多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話
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
雜物司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可謂網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
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

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
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竒能莫不雲集
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
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
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
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
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
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
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

文篆類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草誕河東

衛說一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鼎之銘

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
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竒惑之字
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
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官商龠徵羽各爲
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
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
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
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
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翫神虫爲蠶如斯甚衆
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
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
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
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
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章

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世之
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會
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與言而祖官至太
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
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
被牧犍內附臣亡祖又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
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
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
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再承澤

雲津則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
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
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
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
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
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
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
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音惑俗隸
者禮成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

食隸文而解音言也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
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
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
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
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
請并就太常與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
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

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
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
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
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
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
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術爲太
宗今宗嘗苦風濕不能行得愈由此見寵

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將
遷都於鄴澹與博士心酒崔浩進討論不可之
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
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
泰常四年卒謚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
爲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
見知

子驢駒龍表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高凡少學醫術未

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
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
充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
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
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
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
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略與
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

遷給事中大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
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
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醫者百餘人在東
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
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
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
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
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龍衣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寒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寒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寒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寒合和藥劑攻救之驗妙於脩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王公不為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寒治

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寒欲為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松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一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駟召寒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為饗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寒于上席遍陳餽觴于前命左右宣寒言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

適理必傷生朕覽万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
急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
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
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
妙俱至乃令沈勞勝愈篤察克痊論勤語效實
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疾數朝錢
爵大隆况疾深於曩裏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
陟賞乎宜順君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
所解退比維餘月猶未備二準舊量今事合

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
二万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
雜物二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
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
牛馬皆經內三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資
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寒暑日夕左
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
加切謂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寒隨
梓宮還洛寒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

鬚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史論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龍文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為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六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際

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叙陽都子除廣甯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叅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為

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寒及顯等為后診脉寒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号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眊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干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

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已決必為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驅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愼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

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母
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
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
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
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
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待療無
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寃直閣以刀鏗
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
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爲吏官
須兼太尉及吏部舍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
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
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
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
隱居之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

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
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
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為太中大夫司
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
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
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
平城以傭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

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並
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李冲
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
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
人望不云工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為體練由少游
舅氏崔允與李冲從叔衍對門婚姻也高祖文
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
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
命胥胥禁闥以規矩刻績為務因此大蒙恩錫

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冲與馮
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
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乘時致諍競積
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
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
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
高祖脩舡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
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
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政作金墉門樓皆所指

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
剖剝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
為之歎慨而乃坦爾為已任不告疲取又兼太
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
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為太極
立模範與董里尔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
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
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

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
安興並機巧洛中製衣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
為匠也

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
蕭曠曠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
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江何
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
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
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王哲之教存焉雖不可
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
不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
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聖哲輕其藝矣
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
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
崇張淵王早設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
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

三六十一
魏書傳七十一
三十一
一
之情狀周澹李脩徐寒王顯崔或方樂特妙各
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劄刷見知沒其學思藝
成爲下其近是乎

列傳第七十九

魏書九十一

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或蔣少游傳全
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
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云

列傳列女第八十

魏書九十二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博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嫗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為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渤海人散騎常侍禮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葉宗挺
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
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邁止一暮
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
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四時值
險屯橫離塵網伏鎖就形身分土壤千里雖遐
應如影響音良嬪洞感發於夢想五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六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言不
離何以驗之殞七力是効八人之處世孰不厚生

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念鍾心甘就幽冥永捐
堂宇長辭母兄九茫茫中野醫翳孤丘葛藟十眞
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
世靡非倚十一其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
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
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
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十二
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

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
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
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
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
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
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
實慮父母未白皇天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
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
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時雖母父元尚有異議緝竊
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給去他行因而遂歸其家
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與見兄弟來追房哀歎而
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子有母儀法度緝所
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己者輒屏
卧不歛食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
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
云祖母房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

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濶疾夙凋伉儷素
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拉言敦久要誕茲令胤幽
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
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
糾王氏詣曹自言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
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王家事姑不知釀其罪
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
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鄆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賊民所殺
追被讎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
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倣人
之至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
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
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
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
親授經義學行脩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

河太守母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
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
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
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
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
共食景伯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
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
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
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孝

終

涇州貞女兒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媵幣旣畢
未及成禮兇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
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一門
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者焉
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
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
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
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

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璣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世有一時之榮不若

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而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昇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

以呂頹亦
可謂于倫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
姚氏婦衣裳蔽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口頹亦
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邾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
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
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
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
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疏食長
齋又無克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
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
祖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中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
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
葬咄咄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
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

母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
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績倉卒失圖計無
所出子血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
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
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
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後令曰鴻功盛美實
宜垂之永年乃敕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
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

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
劉遂率厲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
餘日兵亡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
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
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
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
率生口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
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上絞而取水所有雜器
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賢眼將

至賊乃退散。暨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得二十出身。慶珍卒，子純。純襲齊受禪爵例，降慶珍第。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泣

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山間。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襯號踊。平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旣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淳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

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博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
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
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
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
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
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
至今名為孝女冢

榮陽刁心遵妻魚氏女也始寡為思遵所禮示

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備省
聞之以死自誓言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
氏各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
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
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榜

史臣曰

列傳列女第八十

魏書九十二

此傳雖差多於北史宋史然亦不完

列傳恩倖第八十一

魏書九十三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節貌邀眇昧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滯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

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三代之亡比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舉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閒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敷系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淆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

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且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

刺史顯美侯諡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
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
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
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為散騎常侍侍
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
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
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
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叡獨執戟
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

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封
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
書侍郎鄭義為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
拜叡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
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且梟斬首惡
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
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
常以夜帷車載往闈官防致前後巨万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

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方計
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
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
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
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言之益雖則
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
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
朝垂周二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
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幃幄爵列諸王位班上

等從容闢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
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
之榮洽生華惠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罔極今
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
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為治
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
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
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
讒佞則疑聞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

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
之文漢史列防茲遂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
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
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
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脩福業禁淫祀願聽
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將
墜之志復用於明時尋薨時年四十八高祖文
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温明祕器石昌公王遇監
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內

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
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
詔為窾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
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窾圖其捍
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為之讚京都士女諂稱窾
美造新聲其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
合樂奏之初窾女妻李冲兄子延賓次女又適
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略
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

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表經編冠送喪者十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利屬焉故其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為妃立碑於墓在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

太原晉陽

子龍李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為中散仍摠中部叡薨高祖詔龍襲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承龍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龍年小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龍襲王爵例降為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

刺史十七年輿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
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為立銘置于大
路虛相稱美或曰龍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
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
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為中尉所糾會赦免語在
常景傳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
曰質

子忻龍襲爵為大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
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諡

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
受禪例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
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荅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朱榮旣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眞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謹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睽訪謹辭於百辟詔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祗承兢感心焉靡厝

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

伏惟陛下啓錄應期馭育万物承綴旒之艱運
 纂織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
 臨愍茲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吊秋
 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為號令皇天所以
 示威電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
 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教祀之誠
 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
 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
 遠察禮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振窮省役

使夫滋水沒川之彥卑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
 未或虛加園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
 巖巖廊署無不遇之士忪忪惇獨荷酒帛之
 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
 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椿性嚴祭
 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未更滿
 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
 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
 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小朱榮居椿之宅榮

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
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
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
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
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
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
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遠有遠操多識往行
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
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介朱榮妻北鄉郡長

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
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
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
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
子以弟子暄子為後

叡弟謚字厚誠為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
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為侯
遷太常卿出為持節安東將軍兖州刺史還除

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四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侍自太和初與李冲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方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為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超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生豪華能自奉養母食必窮水陸之味年

三十四卒

子景覽龍襄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

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穆弟綽字思和負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大穆以為北道行臺郎中余朱榮代天穆為大行臺仍為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

任元暉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與和中卒

綽弟爽司徒中兵參軍

諶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恭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龍襲爵例降爲伯除貞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諡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駟慰喻咸即降下以奉

復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諡曰貞無子以從子伯豫爲後

伯豫龍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為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為伯卒無子

洪壽弟疑字安室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

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

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

而卒

叡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

并州刺史鉅鹿公諡曰靖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

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且給事左右太

和中殿內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

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猶參密近為齊帥從駕

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

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帛

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
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齋帥
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
衛將軍仲興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之
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
駭震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
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
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馬每臨饗

世宗皇帝... 彭城太守李長壽... 北海王詳... 徐州侍仲興... 遂至忿諍... 競可久乃令...

其宅世宗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若
徑以聞百寮亦從其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
故自散爵為徐州征虜府長史世宗彭城太守
與世居趙郡自以寒微去舊出京兆霸城為
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嘗報過優
北海王詳嘗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
徐州侍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
遂至忿諍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
競可久乃令僮僕邀歐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

世宗皇帝... 彭城太守李長壽... 北海王詳... 徐州侍仲興... 遂至忿諍... 競可久乃令...

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
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令致此紛
紜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也衆亦莫有應者
仲興是後漸疎不得任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
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
軍青州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姿幹充虎賁
稍遷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
官世宗踐位復叙用愛其族有力置之左右為千

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
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
甄別士庶也家漸富侈宅宇高華妾隸充溢微
榮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
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謚都曹
史積勞補陽武令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
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脩本給事東
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世宗踐阼仍充禁侍

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是故不參文
 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頻有轉授歷負外通直
 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
 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
 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
 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
 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于禁內咸陽王禧亦
 家財貨多賜高摩及脩脩之葬父也百寮自一
 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以

京師為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
 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
 供給亦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
 射宮復脩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而折脩恐不
 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千人
 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僕
 觀從者噂啖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
 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
 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隣居賂入其地者

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
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左右
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
祇附於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規陷戮之而脩
過短都不悛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脩葬父時
路中淫亂不軌又去與長安人趙僧擿謀匿玉
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
及李馮等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
糾擿助政治之遂乃詔曰小人難育朽棘不彫

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扈
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皂幼所經見長難
遺之故纂業之初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非所
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陞名級自蒙洗濯兇昏日
甚驟佞荐憍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
淺之方陵獵王侯輕卑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
接詔氣豪心仍懷鄙塞比聽葬父侈暴繼聞居
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形勢妄生矯託與雍
州人趙僧擿等陰相傳納許受玉印不軌不物

日月滋甚朕猶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威弄
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網雖欲捨之辟
實難爽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鍾牛一聲東向
改釁脩雖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
可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
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朕昧於處物育茲豺
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勅申沒以謝朝
野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檮蒲籌未及
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

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罰
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
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
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
不自勝舉縛置鞞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
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
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
士昔相宗承者悉弃絕之示已之踈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

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
居淮陽上黨皓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有姿
兒謹惠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
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祚皓侍直禁中
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
奮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
政皓眷賚日隆又以馬園之勞當擬補負外將
軍時趙脩亦被幸妬害之求出皓爲外守皓亦
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濬陽太守加厲威

將軍其父因皓訟理舊勲除兗州陽平太守
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然於
去內不以踈外爲感及趙脩等敗竟獲全免雖
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講武皓啓
求朝趨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
旣官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
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府省以聞詔特依
許遷驃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
興立爲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

徙竹汝頴羅蒔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
 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
 將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
 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
 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為從母
 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
 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疆之云
 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
 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

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
 親万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
 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
 帝之勞更希進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
 納之又直閤將軍劉胄本為詳所薦常感詳恩
 密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規陷害
 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
 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奉
 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

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以罪賜死子姪徙邊

胄字元孫河間人始為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宮講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叙用詳又為啓晚乃拜將軍直閤

季賢起於主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主厩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望漸隆引其兄為朝請直寢娶武昌王璽金妹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拔女並結託帝戚以為榮授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為世宗與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受幸相侔官敘不異掃靜妻義恭妹也情相遺薄室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宗以其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並加接眷而掃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

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
語皓等死後彌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秘密世
宗不豫義恭晝夜扶持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
義恭諂附元又有淫宴多在其宅爲嘗藥次
御出爲東秦州刺史建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
初卒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鬚眉曉了恭
敏司空李冲之貴器龍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
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與諸

子游處人有東帶謁於冲者時託之以自通高
祖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世宗即位及親
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
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邕父治太
和中歷郢州刺史停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
少卿尋爲荊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荊州刺
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
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祿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
鎮東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入郊廟脩恒以

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荆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荆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爲荆州大中正邕弟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荆州也尚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兵校尉邕祖嶽舊葬代京喪自平城還葬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世宗崩邕兼給筆黃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貪

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其父早亡其叔許之而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撻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自理經年臨淮王彧時爲廷尉久不斷使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進能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

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加游擊
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
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蟻寇侵疆先皇於
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觸御乖和朕屬
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
違和之中辛勤行飢追遠錄誠宜先推敘其以
剛為石衛大將軍後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
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
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為侍中撫軍將

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許進爵
為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
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
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
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
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
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
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集
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

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
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
之疵未宜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
延雋少卿袁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
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
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
引必須箠撻取其款言謂撻撻以理之類至於
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箠扑
兼剛口唱打殺撻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

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
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音
在為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民命理無全捨
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
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
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
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訪代匡者剛為太傅清河
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
尉如故及領軍元又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

子又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
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
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
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
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又之解
領軍也靈太后以又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
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
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
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微勤賞同

利建寵靈之極超絕夷等曾無犬馬識主之誠
方懷梟鏡返噬之志與權臣元又婚姻朋黨虧
違典制長直禁中一出入迭爲女媖防又與劉
騰共爲心膂間隔二宮逼脅內外且位居繩憲
糾察是司且立格言勢同鷹隼方嚴楚撻枉服
貞良專任凶威以直爲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聽
附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原封爵
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
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爲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爲家世之基尋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子領嘗藥典御燕州大中正興和中驃騎將軍殷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兒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廢蕭關寶實西征

以儼爲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書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微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舍人常侍

魏書傳卷二十一
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尔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為滎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為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歿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頻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為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遷

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從袍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大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又之害懌也出為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兒事又大得又意及又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為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起為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

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
時有急速令數人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
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裁亦可通情時黃門
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雅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
爲紇秉筆求其指授尋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紇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
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
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
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寒正內實諂諛時

豪勝己必相陵駕書生貧卑矯意禮之其詭態
若此有識鄙薄焉紇既以腹心參斷機密勢傾
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
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
鐵券間介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
榮將入洛旣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驛騶
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
獻伯弟季彥先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
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

魏書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
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
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奔衍文
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

闕

列傳第八十一

魏書九十三

